

鸡鸣山, 不老的记忆

◎林瑛

鸡鸣山,坐落在灵山港东岸,与县城隔水相望,古塔高耸,危岩壁立。鸡鸣山之名,得于北宋吕防的义举。吕防于嘉佑末在鸡鸣山设义学,一日登山,闻鸡鸣棘丛中,偶得金十数镒,他全部交于官府。后人为褒其义,以“鸡鸣”名其山。

记忆中,第一次知晓该山之名,是我上小学三、四年级时,只记得那是个草长莺飞的暮春时节,父亲带着两个弟弟登鸡鸣山顶练习南拳。那次父亲竟也难得地叫上我,站立在山顶的古塔下,我便知晓了这山叫“鸡鸣山”。也有人因古塔的缘故称其为“宝塔山”,不过,在我心中至今还是觉得“鸡鸣山”更有诗意些,那可是充满了一个个传奇故事的山名哦。

小时印象中的鸡鸣山,并不觉得她有多少风景,倒显得有些荒芜。满山坡长着松树,只是那松树长得并不高,林子中隐隐约约露着一座座乱坟,走在幽静的林子里,心里还莫名地有点害怕。好在父亲也算得上是个村子里为数不多的“秀才”,他能边走边如数家珍似地叙说着鸡鸣山名的来历啊、典故呀、传

奇故事等。让我们兄妹几个听得如痴如醉的,竟未想到这么一座看来普通且荒芜的小山,竟有如此凝重和神圣的底蕴。尤其是父亲娓娓道来的那些文人墨客留下的诗词,更是让我肃然起敬,其中的《鸡鸣秋晓》,我至今还记得清清楚楚:“括苍北麓涧流长,曲绕灵山到下方。岩号鸡鸣开晓梦,地乘龙德应文光。土人好客枫林醉,邻寺催吟桂子香。凭吊神仙赵缘督,逍遥不觉度清商。”父亲当年的“无心插柳”之举,却在我们姐弟几个幼小的心灵中播下了文学的种子,长大后,我的二弟林峰竟成了名诗人,我也爱上了写诗。

随父上鸡鸣山顶习拳的岁月,一直伴我走到了高中毕业。随着年岁渐长,我对鸡鸣山的情怀也渐浓,只是当年心中不解的是:如此一座极具厚重历史的风水宝地,老祖宗留存下来的宝贵财富,怎么就被人们久久的遗忘,任其自生自灭……

“忽如一夜春风来,千树万树梨花开。”上世纪八十年代初,龙游古城迎来了县制恢复,1985年,为了有效保护几千年积淀下来的具备历史文化价值的

鸡鸣山,政府以依山傍水、历史悠久的鸡鸣山为背景和画布,建立了“鸡鸣山旅游景区”。为提升景区品位,还有选择地把散布在龙游县境内原生环境遭到破坏、难以就地保存的优秀古建筑,搬迁复古明清古建筑30余座;曾寂寞散布在龙游各地沧桑伫立了数百年而年久失修的宗祠、戏台、店铺和牌坊等,也集体式地搬迁到鸡鸣山脚下,成了比邻而居的邻居;2016开始,政府又投入巨资,打造了闻名全国的聚宝古街。华灯初上,龙游民居苑景区的聚宝古街,只见街头巷尾熙熙攘攘,热闹非凡。往来游人穿梭在白墙灰瓦的徽派建筑群间,在这里,灯光与景观、创意与科技、古街与民居完美融合,美不胜收。

“故人已乘黄鹤去,此地空余黄鹤楼。”作为从清代就开始命名的龙游十二景之一的“鸡鸣秋晓”——鸡鸣山,如今已绣成了一副活生生的龙游版“清明上河图”。连年来,众多的电影、电视剧常在鸡鸣山民居苑选景拍摄。

鸡鸣山,终于迎来了她的春天……



新年，期待一场雪

◎晓雨

既然小雪、大雪都来了,想必元旦后,该来一场雪,赶在新年钟声敲响之前
飘飘洒洒 母仪天下

坚毅温暖的雪
历经风云涅槃
穿越九霄涤荡
把无瑕、希冀送达人间

公平仁爱的雪
不会因为显达多给一磅
也不会因为潦倒,克扣半两
童叟无欺 雨露均沾

美丽吉祥的雪
大地戴上晶莹的王冠
灰尘、阴霾,蚊子、细菌,统统缴械投降 坦白从宽

即便迟到,蝶化为雨
也一定是种春的雪,也是报恩的雪。来自天廷
顺道探望 她们的儿郎

错过

◎周彩玲

关闭手机,广播里响起温柔的播报:“女士们,先生们,欢迎乘坐……”在冗长的注意事项播报中,我在渐渐游离的理智里等待着稍后的美好,飞机起飞15分钟后,我就可以躺下舒舒服服地享受头等舱了。我心里美美地想着,可是太累了,飞机滑行着,我便睡着了……

“女士,您的柠檬红茶。”耳边响起温柔而悦耳的声音,撑开沉重的眼皮,是空姐的倩丽身影。我伸了个懒腰,抻了抻因扭曲的睡姿而僵硬的腰,一扭头,看到邻座的男士发出若有若无的呼噜声,像是躺在自家床上一般地酣睡。而我后腰的肌肉仿佛在隐隐抽痛。匆匆喝了口茶,便将手伸向调节按钮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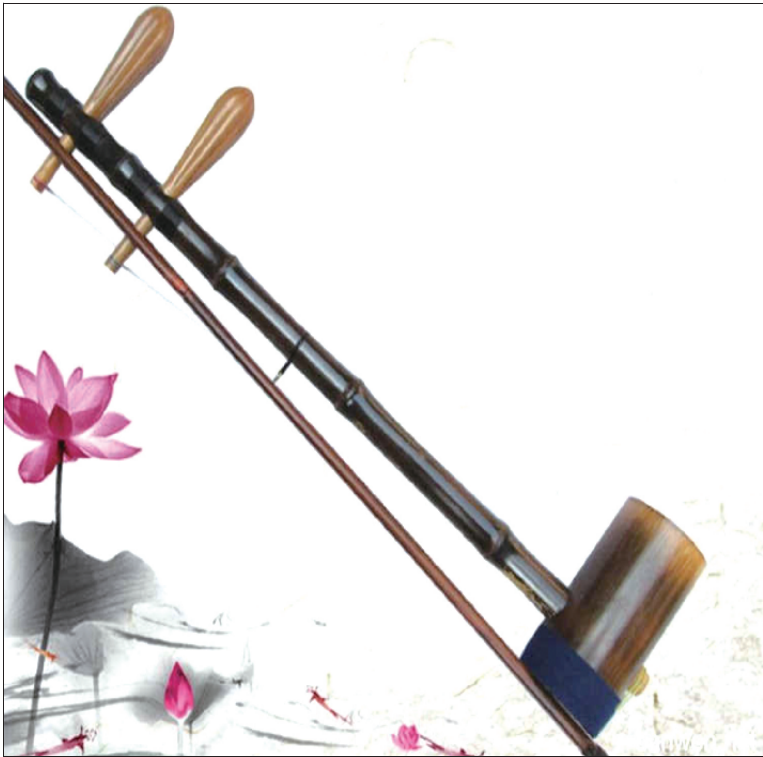
“女士,您的餐食。”远比经济餐精美丰盛的头等舱餐点打断了我的动作,空姐春风般的微笑让我放弃了吃与睡之间的“挣扎”。粥、包子、凉菜、热菜、水果,我如一个老饕般照单全收,细细品味。此时的我,想必就像六春湖高山上那登山者,露营小憩时的就餐快感涌遍全身……

过分饱满的胃,抗拒我即刻进入梦乡的请求,我沉默着期待那些美味的快速消融。“你是从巴黎回来吗?”那刚从梦乡返航的男士打破了我的无所事事。“不是,我是西安上的飞机。”颇为无聊的攀谈并没有加速消化,在四处张望中看到了近在咫尺的卫生间,享受过头等舱的便利,我感觉身体有了轻微的放松。此时的我,犹如漫步在衢江小南海镇船厂边的游步道上,眼前有垂柳,耳畔有鸟鸣……

从卫生间出来,舱内的乘客都如上课的小学生般坐得笔直,这让我惊奇。可回到座位的我无暇他顾,疲惫的精神极度渴望一个平坦的安放,哪怕是一张平坦的椅子。椅子在我的调整中发出悦耳的吱吱声响,那一刻我感觉自己从身体到灵魂都开始轻盈起来。

“女士,请调直坐椅!”“飞机开始降落了吗?”“是的,女士,我来帮你调吧。”轻盈的灵魂好似飘萍般在飞机降落的失重中凌乱。那张还在半平状态的椅子被空姐匆匆收起,

尚未落地的灵魂被极度沉重的身体拖累着蹒跚前行,那一刻我有些沮丧,二个小时的飞行中,为何一个好好享受睡姿的简单愿望都来不及实现?人生不正是如此?很多机会正是在不经意的取舍中错过……



家中最执着的那个老音符

◎周序

客房里隐隐传来阵阵二胡声,悠扬、坚定,略带点喑哑……

这是外公一向执着的二胡音符。外公教了一辈子书,唯一的业余爱好就是拉二胡。外公的二胡年代久远,透着一股尘封岁月的气息,虽然是一把旧琴,但琴身上下没有一丝灰尘,外公每天仔细地擦拭使它变得干净如初,并且由于长年累月的把弄,散发出一股浸润了汗水和长久空气精华的淡淡光泽。

只见外公坐在桌前,左手苍老但坚硬的手指,轻轻地触在二胡的弦上,右手握弓有节奏地伸缩,身体随着弓子微微的摇摆着,他正在演奏一首略带哀伤委婉的曲子。旋律缠缠绵绵,一顿一挫,渐强渐弱。音色没有许多技巧,但是很朴素,很坚定,就像外公的

做人,正派而真诚。那悠远的旋律,就好像是外公一生的诠释,饱经沧桑,认真坚定,永远坚持着他的信念。

外公大名徐水森,曾做过县实验小学校长,如今他快八十岁了,还是像一名好好学习、天天向上的“小学生”。外公大半辈子在龙游从事教育事业且笔耕不辍,极大地影响了视力。近年来,做了几次眼部手术后,外公已经看不清密密麻麻的谱子,所以他就用一支粗的记号笔,把每一个音符放大写在一张白纸上。几年下来,外公写下来的谱子已经有厚厚的一叠了。每天清晨,外公总是伏案誊谱,苍老的背影,却又那样坚定。隔着厚厚的老花镜,外公的眼角布满了皱纹,眼眶微微凹陷,但他的眼睛却全神贯注地盯着案上的一行小字。透过微微

移动的放大镜,仔细看那些音乐符号,眼睛是多么的难受!但是,外公没有抱怨,更没有放弃,外公做每一件事情都那么认真,他仍然坚持着一字一句地誊抄,坚持着自己的信念!

外公那心无旁骛的精神,以及他对所从事的事情一心一意热爱的信念,造就了他无怨无悔的一生。退休前,他是龙游老家最受人尊敬的校长;退休后,他随晚辈在杭州定居,仍是家中最沉稳的定心丸。外公重新操起他的那把泛着精光年代久远的老二胡之后,他又成了家中最执着的那颗老音符。外公独特的二胡琴声,将会永久流淌在我们家族的历史长河中,深远,永久。

夜光闪烁,外公的二胡声隐约、绵长、隽永。